

乡村纪事

## 乡路悠悠

■ 卓东荣

我从乡下走出，游入城郭江湖。虽经几十年沧海桑田，但至今乡音未改，乡俗未忘，乡人未疏。唯独只是乡路有点模糊了，乡境有点陌生了，其蜿蜒也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了。

从县城、乡镇到村居，用“一马平川”形容其路况是多么的妥贴。若说具象一点，那就是垂直、平展、宽敞。偶尔也有少许弯道、斜丘和陡坡，可在设计上却最大化截弯取直，给人以平坦、舒缓的感觉与视觉，没有太明显的突兀感。道路两侧的景观带，尽管一看就知道不是经过专业团队设计、驯化的，但沿路的许多本土植物也长得有模有样，有韵有致，有些还是我儿时采摘、攀爬过的“玩伴”，颇有亲近感。

作为乡镇主道，当然是车行必经，人过必停。然而，这主道又劈出许多辅路和匝道，链接着周遭村落农舍而“村村通”了。从东澳镇往我家方向——新群村驾车前行，起码有两条辅路五条匝道任由选择，形如条条大道通罗马，就看你快慢抵达还是悠哉流连。我通常选滨海旅游大道返家，虽然稍远一些但路况好，能见度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往乡愁的“表情包”欣赏。

比况以往，如果把新开的滨海旅游大道视为当地地理意义上的延伸和文化意义上的延展，那么，村路全部硬化且连通到农家门前，那就是脱胎换骨，刷新农耕文明的标志。不是吗，作为好几千人口的一个自然村，主道是“一”字拉开，像一条飘带式的轴线贯通东村、中村、南村三个片区。每个片还又依据布局开出辅路、打通“断头路”，势如长藤结瓜连宅入户，要多方便有多方便。难怪一位乡贤有感而发，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一环二环绕村肆，路通财通赐良机。去来往返多如意，日子过成了段子。”

“村肆”“良机”“如意”“段子”，作为奔忙的游子，我多少也读出了其写实之意和白描之义。你看，村道上车来车往，或送海鲜出去，或运货品归来；电商小哥、渔娘少妇，或行色匆匆，或轻盈擦过；有的往车上装载，有的往家店卸货，好一派人间烟火气息。尽管已是暮色苍茫、晚霞濡染的时光了，村道上还有那么多车进车出，那么多呼朋唤友，那么多灯火阑珊。我想，如果在那个行路难的时代，此刻应是归家落室入梦乡了。这就应验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告诫：路，是发展的支撑点与发力点；路不通，打不好基础，立不起支柱，定不了架构。事实上，老家的演进正是这样：村从路变，人也随路变，业更由路变，城镇化的趋势慢慢形成，生产、生活观念渐渐刷新，日子过得有点磅礴和丰沛。

或许见新怀旧的驱使，我突然想起先前那条唯一的村路来。那条路叫“牛路通”，顾名思义，即只有牛才能走得过去的路。乡邻们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走回来，也不管是挑着担子走还是赤手空肩走，“牛路通”便成为“华山只有一条路”。因为是土路，常年坑洼不平，尘泥水渍飞溅，行人深一脚浅一脚踽踽独行还经常摔倒。得益于一位大伯的古道热肠，晨昏暮鼓起早贪黑，修路补路不惜力气不矫情，年复一年填平坎坷成大道。这位大伯叫什么名字，我虽然记不起了，但记得起的是他生活比较节俭，一辈子没发过横财，更没大富大贵，可他活着死去都被人记着。

“牛路通”，一条土路，连着狗吠，连着猪拱，连着鸡鸣，连着炊烟袅袅，连着乡愁悠悠，那是一种风情和滋味。更家常而清素的是，紧挨着“牛路通”的那条水渠，人们称为“路渠”，渠下灌溉，渠上行人，分流了“牛路通”的许多压力。这水渠映照着红砖青瓦的民居小屋、稀疏摇曳的芦苇菖蒲和零星撒落的杂木花树，线条简约得如同林风眠的画，又直白得像苏轼笔下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之意象。难怪在讨论“村牌”是立在新路口还是旧路口时，大多数村民倾向于旧路口。由此我也从起初的不解到后来的明白，这或许就是初心，保住农耕文明的遗存和前人留下的名片，以及乡人的生辰八字和原貌面谱。故眷之。

乡路，是一条比记忆还长的路，我是穿着木屐从这条路走出去的。

钱，放开了挑。”

末了，妻子开始引导母亲选购。左挑右选，母亲看上一件，问店员：“闺女，这件多少？”

“阿姨，现在只需160。”

“再便宜点行不，120？”

“不行啊，都是名牌，搁平时都是千把块的。店庆促销，所以才这么低价的。”

“我说，你这孩子咋不知变通呢？这样，130行不？”

“好吧，您这么有诚意，那就这价吧！”

店员略显为难，咬咬牙应了母亲的议价。一旁的妻子看得目瞪口呆，老人家这砍价能力，不服不行。

随后，母亲继续挑选衣服。她煞有介事地走来看看，妻子拎着袋子跟着，亦步亦趋。随着时间推移，母亲的选购开始轻车熟路，砍价越发踊跃，场面更为精彩。她包裹一堆衣物，支付完后，方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到家以后，母亲开始捋着东西，念念有词：“这是儿子的，这是媳妇儿的，这件给孙子买的……”

“可是妈，你的呢？”我打断了母亲分配的思绪，只听她一本正经说：“有，我买了一件，在这儿呢。”敢情是趁着打折给人家挑选衣服去了，还好，还有一件是母亲的。我颇有些触动，又有些释重负。

待到盘点完毕，妻子将我扯到一边，小声地说：“老公，这样行吗？”

“有啥不行，妈不是还买了一件嘛，要在平时她能愿意吗？”

妻子竖起大拇指，给我点赞，然后又问：“可是，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家店铺配合真好。”

我咧嘴一笑，道：“那店长是我的朋友，打折的钱回头我补给他们就行。”

“可不是嘛，”妻子连连点头，“您老想买啥就买啥，花不了几个

## 打折购物

■ 陈文明

季节变换，我让妻子带母亲去商场购置一些衣物。不出所料，母亲给拒绝了，因为母亲向来倡导节省，她总说赚钱不易，能省就省。每次给她买点好的，她都会责备，所以最为保险的方法，还是让她自愿去买。

是时，妻子不急不忙地说：“妈，隔壁有家服装店，今天大促销，平时八九百的服装，今天一折起！”

母亲一听，眼睛顿时来了精神。不难理解，“省钱”可以说是母亲的代名词，她平时买米买菜都得挑个打折的地方。听说折扣巨大，自然难以抵挡。

妻子见状，顺势补充道：“这么大的折扣，买到就是赚到，错过就是损失。”说完，没等母亲反应，妻子一挽母亲的手，便往外面去了。曾几何时，欲带母亲到商场购物休闲，她却一律拒绝，要不说嘛，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来到那家服装店，妻子对母亲喊嘴：“喏，看到没？”

顺着妻子示意的方向望去，“店庆大促销”几个大字赫然入眼。妻子说：“平时老贵了，今天超低折扣，超级便宜，妈您买啥随便挑吧。”母亲若有所思，笑言：“别说，这么优惠，还真是物美价廉。”

“可不是嘛，”妻子连连点头，“您老想买啥就买啥，花不了几个

## 名家翰墨·春华秋实70年

## 『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

■ 冷霜

近20年来，“打工诗歌”已逐渐成为当代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已涌现出谢湘南、郑小琼等一批极其实力广受赞誉的优秀诗人，2015年，在深圳打工的湖北诗人郭金牛受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意味着“打工诗歌”的成绩不仅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其影响也开始辐射到海外。2014年9月30日，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年轻诗人许立志去世，他生前的诗作经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使世人真切地感知到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打工诗歌”由此进入普通公众的阅读视野。当代诗歌近年来在媒体中常常被呈现为一个怪诞可笑的形象，“梨花体”“羊羔体”等事件无不折射出普通公众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心理距离，但许立志的诗却得到相当积极的反馈，可能部分地修正普通公众对当代诗歌笼统单一、不无扭曲的印象。

考察“打工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现实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于其美学价值而言，“打工诗歌”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处境与意义。

“打工诗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这一当代现象而出现的，作为“打工文学”的一部分，它在19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日益活跃，尤其是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主流诗坛关注。2001年，民间诗报《打工诗人》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刊，《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等命名由此确立起来。

“打工诗歌”的概念的内涵，一般认为是由打工者写作的关于打工生活的生存经验、情绪、感受、思索的诗

歌。不过，这一内涵在其使用中并不严格，在一些较早的“打工诗歌”选本如《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中，除了打工者的作品以外，也选入了部分并无打工经历的诗人对于打工者以及打工生活的观察、描绘，想象之作。

“打工诗歌”的勃兴与文学界提出“底层写作”概念大致同时，相对于后者，它被视为是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一个特定群体的真实发声，而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又是中国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的具体承载者，其充满见证意味的自我书写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很快引起文学期刊、继而是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2005年第3期《文艺争鸣》杂志组织刊发的“在生存中写作”评论专辑，是批评界对“打工诗歌”一次比较集中的发言。张清华、柳冬妩、蒋述卓及编者张未民等多位批评家、学者均撰文阐述了他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其中一些论述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今天看来，这一专辑中的很多文章也比较清晰地呈

现出这一时期批评界对“打工诗歌”的接受症候。

首先，是对“打工诗歌”的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2005年，学者刘东在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作序时，对“打工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提出另一种见解，将上述问题带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打工诗歌”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换言之，“打工诗歌”应有一种文化和美学上的自觉，发展出自身独立的美学形态，这才构成它的文化创造力和美学价值所在，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等其他阶层的美学观念、趣味来规范和“提升”自身。

这样一种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打工诗人”中也已经出现，2005年3月，绳子、吴季等创办“工人诗歌联盟”网络论坛，两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民间诗刊《工人诗歌》，较之此前的“打工诗歌”，显示出更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文化立场。这在“工人诗歌”这一新的自我命名上就已体现出来，在写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中，也包含了一种更自觉的美学追求。

尽管有此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的写作在“打工诗歌”中尚属少数，其处境可谓“三倍的边缘”，但它们的出现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的美学评价，对其间隐现的歧异与争议的理解，以及对“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美学经验的有效阐释，都不仅关乎当代诗歌，也关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创造力的想象和辨识。

■ 诗路花语

## 她在槟榔林里种花、酿酒

■ 方世国

一座岛，四面是海  
我看到一只鸟儿，穿过海峡  
卸下冰雪，投奔  
一片阳光，  
然后，让海岛以北的每一根绷紧的  
神经，触摸椰风海韵  
在这座海岛的山林深处  
伸张，舒展  
而我在岛上，以一个茶壶  
一把蒲扇的方式，在一棵酸豆树下  
打开山风传递的信息  
落在肩膀上的一只鹧鸪  
悄悄告诉我——  
在半山腰，山外的人  
邂逅一片山花，一群浪漫的蝴蝶  
翩飞到篱笆墙里的船形茅屋  
有人上前讨口水喝  
竟然走出一位穿筒裙的姑娘  
她水灵、热情  
在槟榔林里种花、酿酒  
谁品尝她的山兰玉液，谁就  
不醉不归

## 冬里织绿的马鞍藤

■ 李明刚

从春天起步，马鞍藤  
在海边沙地负重前行  
北风堆起大浪，冬日的大海那么无助  
鹰飞过海岸，马鞍藤的藤蔓  
占领大片的领地  
瘦身的大海，留下更多空白  
海岸荒凉，杂草枯萎  
而马鞍藤，却在沙滩上画起水墨画  
它青翠的叶片，温润了  
孤独的灵魂  
寒风比刀子还利，光屁股的孩子绝迹海岸  
流沙唱着只有大海能听懂的歌  
马鞍藤依然不停地织绿  
被寒风冻凉的海岸，渐渐有了温暖  
人间的爱，已在这里落地生根

## 许一段时光

■ 张华

蔚蓝苍穹之下  
高岭，碧草  
金碧辉煌的大殿  
投影在红袍上  
注目和灵犀中的经幡  
随风摇曳  
聆听祈福  
云朵的梦，五彩幡的风  
凝视远方的鱼群  
菩提树沉默  
飞流如静止的星河中  
凡心所向  
素履所往  
把已经转身的岁月  
和不经意的问候  
扬在风中  
一壶酒，低首的微笑  
故事在循复  
而浅笑和放归，还有铿锵的花开  
在日暮之前  
许一段从没有陨落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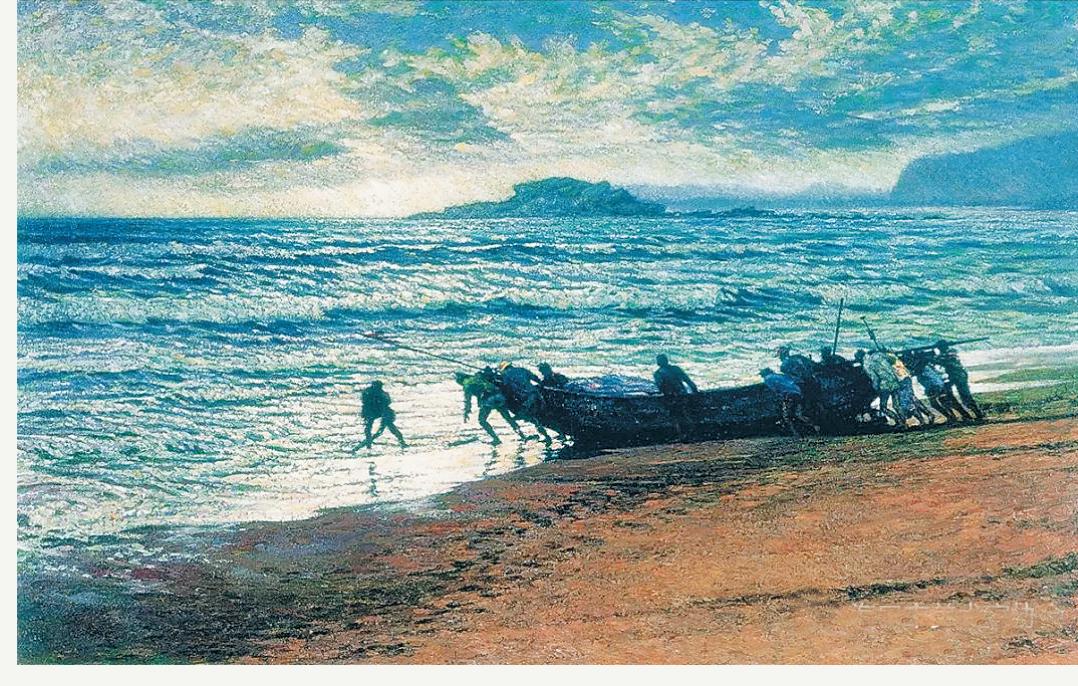
## 七律·壮丽神州舒远眸

■ 陈奋

年开七秩遍歌讴，  
壮丽神州舒远眸。  
高处云霞皆画意，  
清时湖海尽风流。  
红旗猎猎催征骑，  
巨笔雄雄启大猷。  
环宇同心成定势，  
复兴之梦必相酬。

椰子树下

投稿邮箱  
hnrbbyfb@sina.com



《生活》(油画)

丁益芳作

## 奶茶的哲学意味

■ 张新

■ 风物写意

■

最近才知道，所谓“Bubble Tea”，其实就是珍珠奶茶啊。真正的珍珠喝上去，并没有泡泡的感觉，不过，我喜欢。想必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不然现如今的茶饮店也不至于总把“珍珠奶茶”当作金字招牌了。

现在很喜欢珍珠这种黑不溜秋的木薯粉圆，但我清晰地记得，有生之年第一次接触的奶茶配料是椰果，那时候我幼儿园刚毕业。在我父亲单位食堂的附属茶饮店里，点了一杯奶茶，大概是苹果味，现场调制的。那时候的“调制”并不是用茶和奶粉，而是用现成的、含有香精的奶茶粉，似乎一冲就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奶茶，还分苹果草莓香蕉等味道，最神奇的是柠檬味的原因——要知道，真正的柠檬和真正的奶混合在一起，奶茶是会结块的，可“柠檬奶茶”还是十分稳定的流质。

那时候的椰果，是长条形状的，可能是受热之后有点软化，咀嚼它们对换牙期的我而言也不是太困难。但椰果与奶茶在塑胶杯中相遇，难免要挑起一场恶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家门口开了一家名为“风行茶饮”的茶饮店，是现今茶饮店的低配版。

“风行奶茶”，算是现今珍珠奶茶的低配版，除了当时不是用机器自动填充果糖外，大体上是成熟的手摇奶茶了，先取珍珠到纸杯中，再拿出摇奶茶的器皿，加入适量奶粉、红茶和冰块，摇晃，最后倒进纸杯里，用机器封口，完成。这些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过程。那是我第一次喝到珍珠。喝下第一口，就震惊了。有嚼劲的珍珠拯救了奶茶干瘪的口感，却不抢奶茶的风头，奶茶仍是奶茶的味道。无疑，珍

珠是奶茶的最佳搭档。

后来，为了把办卡的钱喝回来，我几乎每周五晚上都光顾一次，就当庆祝周末到来。尽管算不上多好喝，性价比也不是多高，但风行茶饮依旧很顺畅地陪我度过了整个小学六年级。

在小升初的暑假，我第一次从奶茶这种人间烟火里抽离出一点哲学意味。

现在依然风头大盛的“都可茶饮”开了，开在风行茶饮的对面。我还顽固地继续光顾风行茶饮一阵子，毕竟，还有会员卡呢。可有一次，当我和小伙伴们要了一杯都可的奶茶后，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就好像《中华小当家》里评审们吃到小当家的杰作后那样，鲜花与锦缎环绕于身边，从吸管口，珍珠散发着金光一个接一个地喷出，到我的头顶时，像礼花炮一样爆开，留下棕榈状的火花。

我着实被都可的奶茶惊艳了，脑内对奶茶的印象经历了一次大破大立的过程，风行茶饮店与风行茶饮在那一瞬间成了历史。

那是我在奶茶方面审美的第一次拔高。我真正成体系地喝起了奶茶。

风行茶饮在认识到自己不敌都可茶饮后，来了个“最后的疯狂”——饮品大减价，那的确为它招揽来一些顾客，但这场特惠活动结束后，它关了，

无缝衔接。发展起来的新事物终会替代旧事物，旧事物往往负隅顽抗，但发展的脚步不可逆转，我们要对新事物的前景报以信心。风行茶饮倒闭后，12岁的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

微观的、奶茶方面的转折后，宏观的、我人生的转折开始了。我搬到北京上初中。北京的奶茶土壤自然要比先前好出不少，但物价也贵出不少，于是喝奶茶的频率反而减少了。

因为家附近有不少大型购物中心，奶茶店我接触得多了，慢慢也能分出个三六九等，评判标准是珍珠奶茶做得怎样，其他的，基本只做辅助参考。有的时候，客观会受主观的牵制。我对于奶茶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其实我早就知道，如果把“奶茶”这个词比作一张比萨的话，我不过是反反复复在它略微高起的边上，啃着，啃着，非常节制，也没感觉乏味过，中间的部分，仿佛没看见一样。

我还是在喝奶茶。台式的奶茶。台式的手摇的奶茶。

不知不觉，奶茶，也变成机器摇制了。这仿佛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恍惚间，曾经喝奶茶的日子一点点走入历史，化为陈迹，我以为不会变的制作方式也被动摇了，一时间不知道是好是坏。

在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带着这样的思考，去喝了都可茶饮的珍珠奶茶，要的去冰无糖加仙草。“Bubble Tea”呢，现在想来，这是我最近一次喝珍珠奶茶了。在开往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我啜饮着，通过橙色的吸管。